

差異—— 博物館持續學習的母語

■ 鄭邦彥

差異，內蘊於博物館藏品，透過策展被揭露並外顯於觀眾面前。然而，被揭露的差異，有更多是當下策展意圖的展現，是一種帶有特定權力關係的社會／文化的過程，反映了流動與曖昧的動態意義之建構。今（二〇二〇）年國際博物館日（International Museum Day）的主題是「致力於平等的博物館：多元與包容」（Museums for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圖1），強調差異不應帶來偏見和歧視，而是多元。¹本文以此為靈感，將策展視為是一種「揭露差異的介入行動」，介紹三個以「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簡稱AIDS，中譯為愛滋）為題的策展，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近年來的努力。進而闡述，該主題下的博物館，具有透過展覽（並搭配各項教育活動）揭露差異、開啓公共對話、包容彼此的潛力，不再是過去社會不平等的製造者。此時，差異——成為當代博物館專業需要持續學習的母語。

策展：介入的行動

二〇一三年間，美國紐約市立博物館（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紐約公共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與紐約歷史協會（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Museum & Library）不約而同，以AIDS為題策展，展覽名稱分別是「紐約行動者」（Activist New York，簡稱「紐約行動者展」）、²「我們為何而戰——記住AIDS行動主義」（Why We Fight: Remembering AIDS Activism）³與「AIDS在紐約——最初五年」（AIDS in New York: The First Five Years），⁴由不同的展覽命名略見策展意圖的差異。

紐約行動者展，旨在呈現十六世紀至今，以紐約為中心的行動主義（activism）⁵歷史發展，是紐約市立博物館擴建後重新開館的

首要常設展。策展人莎拉·賽德曼（Sarah J. Seidman）將行動主義用來檢視意識形態本身的多元與複雜（並不加以定義）。她指出，該展「並未針對『行動主義』提出一個狹隘的定義，也沒有將『行動主義』視為是『意識型態光譜』（ideological spectrum）的另一面」，她將「抗議」（protest）視為是一種策略與方法，用以檢視意識形態的交織路徑。⁶於此意圖下，策展成為「介入的行動」，重新詮釋並敘說影響紐約發展的關鍵故事。

此展首先以「讓我們住下來——在荷蘭新阿姆斯特丹，為宗教自由而戰1650-1665」（LET US STAY: The Struggle for Religious Freedom in Dutch New Netherland 1650-1664，簡稱「讓我們住下來」）揭開序幕，訴說十七世紀中期第一批來到荷蘭新阿姆斯特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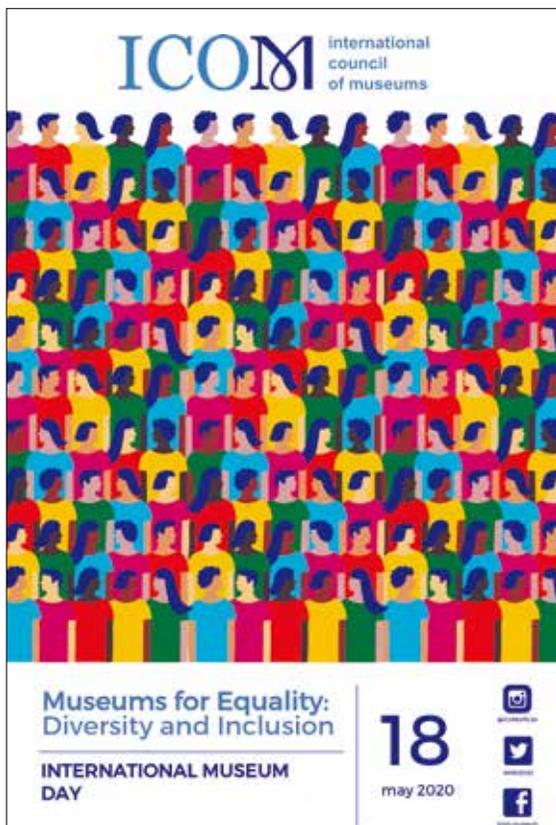


圖1 國際博物館日2020年主題海報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今紐約州、新澤西州）的新移民，為了爭取宗教自由的抗爭故事。他們有人是基督新教貴格會（Quakers）和浸信會（Baptists）信徒，其中也有猶太人（Jews）。在當時殖民主義不允許任何宗教活動的氛圍下，一六五七年就曾有三十一位為貴格會辯護的新移民被逮捕，最後在弗利辛恩（Vlissingen，今紐約皇后區法拉盛〔Flushing, Queens〕）居民的協助下，於此定居。展覽中，他們不再是當時被壓迫的宗教少數族群（religious minorities），而是化身為紐約第一代的行動者。

起初，紐約行動者展，依时序先後，以政治與人權、宗教自由、移民、性別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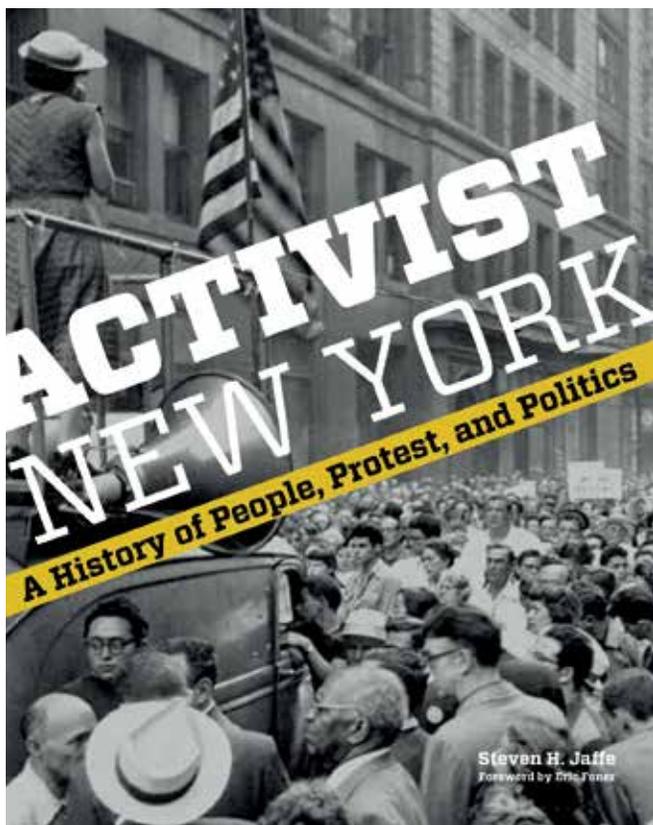


圖2 2018年，以該特展為基礎，由紐約大學出版社（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YU Press）發行，《紐約行動者——群眾、抗議與政治的歷史》（*Activist New York: A History of People, Protest, and Politics*）專書 封面照片 ©NYU Press

環境倡議與經濟自主等主題，鋪陳了成就當今紐約多樣風貌的十四個關鍵時刻，讓我們住下來展即是形塑紐約的第一個關鍵時刻。展覽單元持續更新，至今已擴充為廿四個關鍵時刻（部分內容撤展後，仍提供線上瀏覽）。要言之，紐約行動者展不再是靜態的展示，更像是透過策展將一連串政治意識型態顯影的介入行動，十七世紀中期受壓迫的宗教少數族群至晚近黑人民權運動者，皆為顯影對象；任何策展內容的增補都是挑戰，因為內容本身會一再攪動和翻轉，重要性在於，透過每一個關鍵時刻，紐約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不斷形構。（圖2）

讚頌差異的策展

紐約行動者展裡，AIDS 沒有缺席，被嵌入更廣闊的社會運動脈絡，這個關鍵時刻被命名為「同志是善良的——男女同志民權運動 1969-2011」（“GAY IS GOOD”: Civil Rights for Gays and Lesbians 1969-2011，簡稱「同志是善良的」，圖 3）。⁷ 當 AIDS 首位病例於一九八一年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剛被發現時，它所帶來的不只是疾病，伴隨更多的恐懼與污名，但在廿年後的紐約行動者展裡，AIDS 召喚出不同世代的紐約行動者。

同志是善良的展，以一九六九年六月廿八日石牆運動（Stonewall riots）揭開紐約同志行動者（New York's gay activist）為爭取自身權益而集結抗議的序曲，接續於 AIDS 剛流行的八〇年代，這群行動者再次集結，以 AIDS 行動者（AIDS activists）自居。當疫情持續擴大，他們自發性組織如 AIDS 平權聯盟（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簡稱 ACT UP）等倡議團體，用以對抗紐約州政府未有積極作為的困境。這波運動的近期主張，則是不分同性戀、異性戀——我們應享有一樣的婚姻權利。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美國紐約州眾議院終於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為該展劃下句點。

克雷格·羅德威爾（Craig Rodwell, 1940-1993）身為同志，也是該展介紹的行動者之一，是全球第一間同志主題書店——奧斯卡·王爾德紀念書店（Oscar Wilde Memorial Bookshop）⁸ 的創辦人，亦為首屆同志遊行（the first gay pride parades）⁹ 的主要推手。一九六九年，他將「GAY IS GOOD」橫幅舉在眼前，站在書店門口的黑白照片，不只是展覽主視覺，亦提供了命名靈感。「同志是



圖3 「同志是善良的——男女同志民權運動1969-2011」線上瀏覽（手機版首頁），請參考註7。取自該網站：<https://activistnewyork.mcnyc.org/exhibition/gender-equality/gay-rights>，檢索日期：2020年4月23日。

善良的」展名帶有善意與讚頌的意圖。有別於 AIDS 作為同志污名標籤的連結，有意識地將「善良」與「克雷格身為同志的身影」交疊在一起，除了揭露同志族群身處於異性戀社會（曾經認為同性戀是變態）的差異外，「讚頌差異」的策展意圖成為最大亮點，為觀眾帶來多元且差異的當代視野。

「我們為何而戰——記住 AIDS 行動主義」特展（簡稱「為何而戰」，圖 4、5）延續讚頌差異的策展意圖，由紐約公共圖書館策劃，展期自二〇一三年十月四日至隔年四月六日。

展覽主標源自於一九八八年 ACT UP 於紐約州首府奧爾巴尼 (Albany) 主辦示威遊行，AIDS 行動先驅維多·羅素 (Vito Russo, 1946-1990) 遊行時的發言稿，標題是「我們為何而戰」(Why We Fight)，當時他已被診斷是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¹⁰ 的帶原者，他說到「AIDS 的確

對我們構成挑戰。……有天 AIDS 危機終將結束。請記住這天到來時，一切已經過去，這世上仍有存活的人，不分同志和異性戀、男人與女人、黑人和白人，他們將會聽到這段故事：在這個國家與世界各地曾經發生可怕的疾病，有一群勇敢的人們站起來奮鬥；有人因此獻出生命，讓其他人能活下，得到自



圖4 「我們為何而戰——記住AIDS行動主義」展件 ©Karl Schultz攝於2013 (CC BY-NC-ND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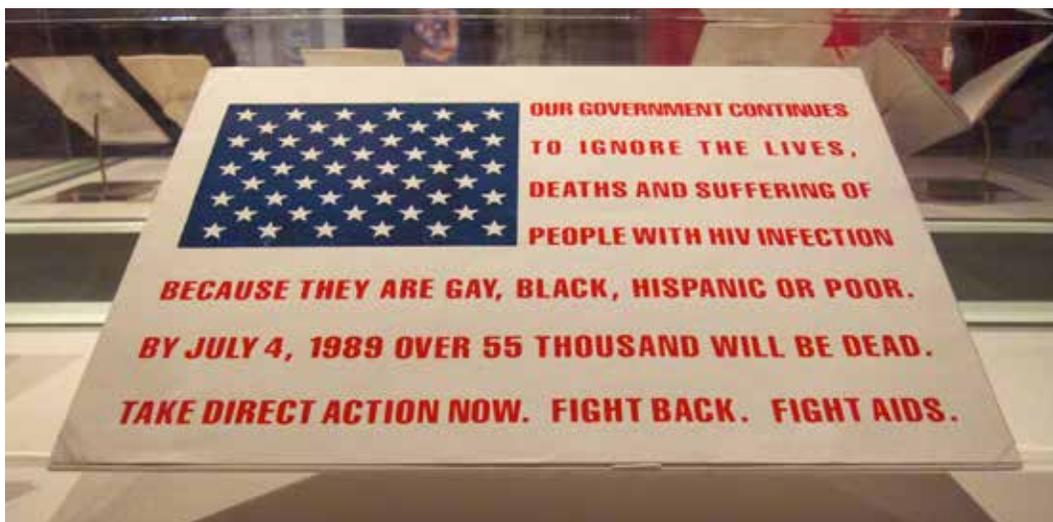


圖5 為何而戰展裡，展示ACT UP利用美國國旗意象，設計作為AIDS衛教行動主義的明信片。原件為紐約公共圖書館藏，典藏編號為b16864445。©Karl Schultz攝於2013 (CC BY-NC-ND 2.0)

由」。¹¹ 這段發言言簡意賅，直指該展的策展意圖，透過「對 HIV 帶原者的認知改變」（Changing Perceptions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安全性行為與共用針頭」（Safer Sex and Needle Exchanges）、「公眾哀悼」（Public Mourning）、「衛教行動主義」（Healthcare Activism）與「HIV 現況」（HIV Today）等子題，呈現 AIDS 不只是疾病，跨越國界的全球衝擊。

博物館裡的公眾歷史

二〇一三年初夏，紐約歷史協會也以 AIDS 為題策展，名為「AIDS 在紐約——最初五年」（簡稱「AIDS 在紐約」，圖 6～8），¹² 該展關心的時間軸只在一九八一至八五年間的短短五年，展覽結構相對簡單，完全以時間鋪陳，由「序曲」（The Beginning）、「對流行病的恐懼」（The Epidemic of Fear）與「序曲之終結」（The End of the Beginning）等三個子題，嘗試以博物館的視角，向觀眾切出一個以紐約市為中心的公眾歷史（public history）。

在「序曲」子題裡，首先呈現這五年間，由於對 AIDS 缺乏足夠的資訊和認知，論及這疾病時人們多半因未知而心懷恐懼，甚至帶著歇斯底里（Hysteria）的情緒。特別是當這場流行病蔓延之初，不知為何主要病患大量且集中在同性戀（homosexuals）、海洛因成癮者（heroin addicts）、血友病病患（hemophiliacs）與海地人（Haitians）等四種人群時，他們被貼上 Four H's 的標籤；一九八六年以 AIDS 作為病毒的正式醫學名稱之前，被稱為「男同性戀免疫缺乏症」（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 GRID），這些都是被莫名恐慌簡化的無知和偏見。當有些 AIDS



圖6 紐約歷史協會入口處（「AIDS在紐約——最初五年」特展布條） 作者攝於2013

病患因此自我放逐，選擇沉溺於虛無的自由中，仍有不少受到六〇年代石牆運動啟發的同志族群，決定現身（coming out）面對瘟疫，挑戰歧視。在此同時，醫療團隊加緊腳步努力辨識病毒、潛伏期和傳播管道等，而由同志自發性最早成立的同性戀健康危機（Gay Men's Health Crisis，簡稱 GMHC）等組織與紐約市衛生局（NYC Department of Health），共同宣導正確的衛教知識，試圖改變人們對 HIV 帶原者的錯誤認知。

「對流行病的恐懼」所觸發一連串不同群眾的集體反應，則是該展想要呈現的第二



圖7 紐約歷史協會入口處（「AIDS在紐約——最初五年」特展海報） 作者攝於2013

個子題。當醫學專家已能初步辨識 AIDS 病毒，除此之外仍所知有限，積累了不少的恐懼和怨民，如美國保守派共和黨政客派屈克·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 1938-）就曾公開否定同性戀，指責他們是不道德的一群人，AIDS 正是來自上帝的天譴；同一時期，面對越來越多人死於 AIDS，有為數不少的同志聚集在一起，為他們守夜、默哀。當有更多證據顯示：紐約市衛生局在第一時間檢測到 AIDS 病毒，但紐約市政府卻遲遲未有立即處置時，這些向摯愛親友告別、看似私領域的活動被儀式化，轉變成為縫製 AIDS 紀念拼布（AIDS Memorial Quilt）和燭光守夜的大型抗議行動。此時個人沮喪化為集體怒吼，用以控訴美國政府在醫療政策上的無能。此外，為了呈現集體反應的完整面向，該單元亦重新記錄下當時醫療人員的貢獻與心情，譬如唐娜·米德文（Donna Mildvan）是最早接觸 AIDS 病患的醫師之一，當時她與醫療團隊已注意到該疾病是因為免疫系統功能降低所導致，在展覽訪談影片裡，唐娜回顧時首度公



圖8 「AIDS在紐約——最初五年」特展展場一隅 作者攝於2013



圖9 「AIDS兒童——活力與回憶」展場一隅 作者攝於2013

開表達「我們不知道這將如何發展，但很害怕」的情緒。

進入子題三「序曲之終結」，一九八四年法國巴斯德研究院（Pasteur Institute）終於成功辨識 HIV，確認 HIV 將導致 AIDS 疾病，而裝有病毒試劑盒的黃色手提箱成為展覽選件之一。此單元同時介紹這時期的行動主義代表人物，如賴瑞·克雷默（Larry Kramer, 1935-），他以「平常心」（Normal Heart）舞臺劇獲得東尼獎，將個人自傳納入戲劇中，也將當時醫療人員的投入，化為劇中人物。創作之餘，賴瑞積極投入同志社群，先後籌組 GMHC、ACT UP 等倡議組織，至今仍對 LGBTQ 議題，持續關注。¹³

微光裡的同理心

AIDS 在紐約展，除了試圖以博物館觀點，將最初五年的公眾歷史視覺化外，特別安排一個小而美的聯展，刻意選擇在獨立、封閉的微光藝廊（Lowlight Gallery）展出。展覽名稱是「AIDS 兒童——活力與回憶」（Children with AIDS: Spirit and Memory，簡稱「AIDS 兒童」，圖 9），¹⁴ 期待以克萊爾·雅法（Claire Yaffa）拍攝的廿幅攝影作品，喚起觀眾的共鳴與同理心，彰顯這段公眾歷史另一個不容忽視的面向。

一九八八年，由天主教紐約總教區（Archdiocese of New York）為了讓患有 AIDS 的病童，得到應有照顧，有尊嚴地善終，與哥

倫比亞大學兒科系（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Columbia University）共同成立聖子兒童中心（Incarnation Children's Center）。病毒蔓延之初，有一群兒童因故成為 HIV 帶原者，有人病發，他們往往受到忽略、遺棄或虐待，是最弱勢的一群人，多數人沒能順利長大。當時長期投入以紀實攝影為青少年（特別是兒童）病患記錄肖像的雅法女士，接受兒童中心中心邀請並得到許可，自一九九〇起歷經十年，進入中心拍攝病童的生活世界，先後捕捉了數十名病童哀傷、純真的容顏。他們算是最年輕的病毒受害者，AIDS 兒童展，選擇性地展示其中兩三位病童（及其照顧者）的身影。

當筆者走進近似黑暗的展場空間，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一幅安東尼（Anthony）站在陽光灑滿窗戶前的黑白照片，他面帶微笑、身穿小王子（little prince）T 恤、雙腳外敞，安東尼被光線包圍，成為黑暗微光中的主角；另一幅安東尼依偎在中心志工傑克（Jack）身旁，跟他的兩位朋友一起玩耍的影像，讓人感受到他們生活在應有的照顧和滿滿的關愛裡；安東尼最終不敵病毒的打擊，臨終前握著康妮（Connie）和阿巴蓋爾（Abigail）兩位修女雙手的照片，令人心碎，成為觀眾難以磨滅的影像之一。¹⁵

珍·艾希頓（Jean Ashton，現任紐約歷史協會圖書館館長）時任 AIDS 在紐約展的策展人，當她大量收集來自紐約公共圖書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LGBT 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 of LGBT History）與私人藏品後，得到以下結論：策展主軸並不在於 AIDS 作為疾病的歷史研究，而是反映特定時空下 AIDS 病毒如何造成這個城市在社會、政治結構上的全面性撕裂。¹⁶ 這結論亦

反映在以策展書寫公眾歷史（及其敘事策略）的轉變，因為大量的策展資料，指向具有同一性的集體記憶與情感，而這正是 AIDS 在紐約、AIDS 兒童雙聯展之立意所在。

來故宮，與差異不期而遇

有別於前述三個策展，試圖在博物館裡揭露公眾歷史的不同面向，國立故宮博物館（簡稱本院）藏品多數來自於皇室舊藏，並不代表本院缺乏揭露差異的策展。相反地，本院專職策展人不斷思索何謂「有意義的策展意圖建構」，並回到院藏文物特有的歷史、文化 DNA 中，另闢蹊徑。

二〇一八年底推出的「亞洲探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年度特展（圖 10、11），就嘗試以全球史視野下的東西文化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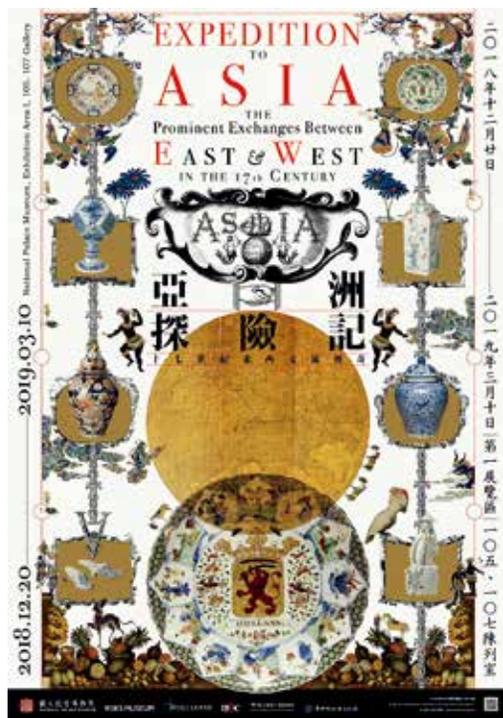


圖 10 「亞洲探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特展海報
器物處提供



圖 11 「亞洲探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特展，以全球史視野提供觀眾有別過往的故宮經驗。 特展入口一隅 器物處提供

遇，作為策展主軸。透過本院藏品與海內外借展選件，共同呈現原來「十七世紀是一個探索新知和拓展領域的時代」，提供觀眾有別過往的故宮經驗。此外，「話畫——說明卡片探索記」是本院目前展出的專題特展（展期至七月五日，圖 12、13），擇要回顧不同時期（一九六六年至今）書畫展覽說明卡片的發展歷史，藉以呈現本院不同世代書畫策展人希望提供觀眾與展件相關的重要資訊，有何轉變與差異。¹⁷事實上，本院各式展覽都為觀眾帶來，與差異不期而遇的契機。

「未來，不期而遇」是本院新推出的形象廣告。（圖 14）在這個未來裡，差異早已透過策展（和各種教育活動），未揭自顯。影片中的觀眾，有年齡、性別、階級與身份等不同差異，來到故宮，讓他們好奇並有感覺（或感動）的文物也不一樣。其中，

有位視障觀眾透過觸覺，碰觸院藏文物（複製品），重溫了曾經來訪故宮的過往回憶，成為最有溫度的另類故宮經驗。（圖 15）

「#有精神——故宮與失序人生試驗場」特展（圖 16），原訂本年 4 月 24 日於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C-LAB 開展，因受 2019 冠狀病毒（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簡稱 COVID-19）疫情影響，決定延期舉辦。雖然如此，該實驗展試圖讓（主要為慈芳關懷中心服務的）精神障礙者一起參與展覽製作的意圖，將策展歷程轉變成為心理復健與社會實踐的場域，令人拭目以待。這群不同身心狀態的族群，或許不是故宮主要的服務對象，但本院有義務為這群潛在觀眾，提供他們與院藏文物有意義（創意與創新，並回應其生命差異處境）的連結方式，將博物院的服務觸角，延伸至館外。



圖 12 「話畫——說明卡片探索記」特展海報 書畫處提供

以策展孵化平等：脈絡裡的實踐

有別於其他行業，博物館策展是以其藏品為脈絡的實踐，因此，策展不太能夠天馬行空，需要透過藏品結組成為展覽內容，關鍵在於「有意義的策展意圖建構」。此意圖根植於策展人對自身專業（及其時代）的體認與高度，無可否認——當差異透過策展被揭露並外顯於觀眾面前，博物館不再中立，而是已採取特定的視角，邀請觀眾（雖然未必接受）走進策展人所設定的議題和展覽敘事裡。之於此動態意義的建構歷程，策展人對於差異的理解，格外重要。

批判教育學創始人亨利·吉諾斯（Henry Giroux, 1943-）分析保守、自由與基進（conservatives, liberals, and radicals）¹⁸等三種不同意識型態信奉者，面對差異（difference）時的



圖 13 「話畫——說明卡片探索記」呈現不同時期說明卡，有何差異。特展展場一隅 王鉅元攝於2020



圖 14 「未來，不期而遇」形象廣告片頭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 15 「未來，不期而遇」影片中，視障觀眾透過觸覺，感受文物的溫度。 教育展資處提供

不同態度，足以借鏡。¹⁹ 吉諾斯指出：保守主義者習慣將差異與異常（deviance）連結在一起，透過種族主義、父權制度及階級，將差異合理化；利用命名標籤化，排除特定族群的公共生活和政治身份，在此差異成為不平等、壓迫和認同的負面定義（negative definitions of identity）；其次，以美國種族議題為例，自由主義者雖將差異視為理所當然，

但侷限於以文化多樣性討論國家議題，往往忽略社會經濟（如對於有色族群的壓迫與剝削）不平等議題，採取主流（如白人、男性、中產階級、歐洲人與異性戀）的社會觀點，拒絕傾聽他者（others）的聲音，以文化熔爐的觀點，簡化他者；最後，基進主義者將差異視為是理解主體性與認同（subjectivities and identities）的核心概念，並在矛盾與多

層次的情境之下不斷建構，是歷史與社會下的產物，亦為持續的轉化和改變的歷程。此外，基進主義者特別強調群體間的差異，如女性主義者（feminist）由此建構出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總之，保守主義者視差異為異常，試圖加以排除；自由主義雖看見差異，卻加以隱匿；基進主義者主張，差異建構並根植於種族、階級和性別之上，於此認同中讚頌差異。

早在廿年前，英國文化媒體及運動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出版「作為社會變革的中心——為所有人的博物館、藝廊與檔案館」（*Centres for Social Change: Museums, Galleries and Archives for All*）²⁰ 報告，指出：博物館、藝廊與檔案館之所以阻礙社會參與（main barriers to a socially inclusive use），關鍵有四：其一，館所本身（或館員）造成不便於使用的「機構因素」；其次為「個人與社會因素」所導致的社會隔離；其三，因「感官或認知因素」導致不少群眾覺得博物館不是為自己設立；最後，「環境因素」造成的障礙，不可忽略（各項因素的說明，詳如表一）。英國政府因此建議透過以下三階段，逐步消弭阻礙，達到社會參與（social inclusion）的目標，分別是：

第一階段：親近性（Access）——先使博物館成為可以社會參與和接近（inclusive and accessible）的機構。

第二階段：觀眾發展——透過各種活動或展覽開發新的潛在觀眾群。

第三階段：使博物館、藝廊和檔案館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主體（agents of social change）。

今年國際博物館日主題——「致力於平等



圖 16 「#有精神——故宮與失序人生試驗場」特展，受疫情影響，延期舉辦。特展海報 教育展覽處提供

的博物館」，這僅為一個烏托邦式的倡議與宣示？抑或是指日可待的永續經營方針？此非新的議題，誠如上述諸多階段，有待努力。其中，有為數不少的館所陸續進入第一、二階段，第三階段「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主體」非一蹴可幾，往往難度高，最不容易達成。

事實上，誠實面對博物館藏品背後的差異，努力挖掘並透過策展串連藏品彼此之間的意義建構，或為達成上述第三階段的途徑之一。再者，以策展（並搭配各項教育活動）孵化平等的行動意圖，或許早已存在於不同世代博物館人的心中，可謂是博物館內部專職策展人（in-house curator）追求的志業之一。

回到以 AIDS 為題的三個展覽，揭露同志在主流社會裡的差異，他們曾經是被異性戀視為異常，被要求隱匿、噤聲的一群人，在 AIDS 流行之初的八〇年代，差異再度被看見，有人拒絕傾聽他們的聲音，有人勇敢站

表一 博物館、藝廊與檔案館之所以阻礙社會參與的因素

作者整理

因素	說明
機構因素	不恰當的開放時間或服務時段的限制 館員不合宜的服務態度或行為 直接或間接的歧視 不適當的管理規定 制訂不利對低收入觀眾的政策 未能即時反應現有或潛在觀眾的需要，或有興趣的徵集、策展與編目政策 缺乏提供容易辨識以引導觀眾前來博物館的路標 缺乏社群的歸屬感、參與 缺乏對於身心殘障觀眾適切的服務或設施不足
個人與社會因素	缺乏閱讀、書寫與溝通的基本素養 低收入與貧窮 缺乏與社會的連繫 低自尊 缺乏永久的固定住所
感官或認知因素	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群眾 受到主流社會孤立的群眾 不認為博物館（藝廊、檔案館或相關機構）與其生活有何連結的群眾 缺乏對館所提供設施、服務與如何運用的認識的群眾
環境因素	因物理因素造成進入博物館建物的困難 問題市區與都會的衰退 偏遠社區民眾的孤立感 交通不利

引自註20：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Centres for Social Change: Museums, Galleries and Archives for All*.

出來為自己發聲，也有醫療人員雖感到恐懼，仍基於本職為 AIDS 病患服務。此外，因故染病的無辜兒童亦受到應有照顧。之於不同策展人的敘事觀點，這些行動者身影和時代故事，得以被視覺化，化為公眾歷史的載體；當展覽主體有機會與觀眾個人經驗相遇時，無論是讚頌差異或感同深受，都將開啟公共對話的可能，具有包容彼此的潛力，當下內蘊差異的博物館藏品得以化身為時代的見證。再者，近年來本院勇於揭露差異的特展，以及提供多元觀眾群的客製化教育活動，外界有目共睹，其潛力不容小覷。

溝通、說服與辯論，都是不同的表達方

式，帶有特定的目的。捫心自問，博物館的策展是否帶有特定的意識型態，甚至是結論來進行溝通？若是如此，內蘊於博物館藏品裡的差異，往往會被稀釋、排除或放大。此外，觀眾本身的內在差異，亦值得關注。總之，為了服務不同類型的多元觀眾，挖掘、辨認藏品裡的細微差異——成為當代博物館專業需要持續學習的母語，敬邀所有博物館人攜手努力。

後記：本文稿費悉數捐贈提供 AIDS 暨藥癮社團照顧的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聊表對他們的感謝與支持。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1. 國際博物館日 2020 年主題說明，請參考 ICOM 官網：<https://icom.museum/en/activities/events/international-museum-day/>（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4 日）。
2. 紐約行動者展，展期：1992 年 5 月開展至今，展覽官網：<https://www.mcny.org/exhibition/activist-new-york>（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
3. 我們為何而戰——記住 AIDS 行動主義展，展期：2013 年 10 月 4 日至 2014 年 4 月 6 日，展覽官網：<https://www.nypl.org/events/exhibitions/why-we-fight>（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
4. AIDS 在紐約——最初五年展，展期：2013 年 6 月 7 日至 9 月 15 日，展覽官網：<https://www.nyhistory.org/exhibitions/aids-new-york-first-five-years>（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
5. 劍橋字典（Cambridge Dictionary）對行動主義（activism）的定義是「指為達到政治或社會目的而採取的各種行動」（the use of direct and noticeable action to achieve a result, usually a political or social one）；朗文字典（Collins Dictionary）是「為了帶來政治、社會改變所採取一連串公開挑戰的行動」（Activism is the process of campaigning in public or working for an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political or social change），請參考：<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browse/>（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6 日）。兩者大同小異，都是將行動帶來改變的一種意識形態。
6. 莎拉·賽德曼，現職於紐約市立博物館、與海鸚基金會合聘的社會行動主義研究員（Puffin Foundation Curator of Social Activism, MCNY），該訪談內容引自 Abby Ellin, "The Roots of Activism in New York City," (行動主義根植於紐約)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19, accessed March 25,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23/arts/activism-in-new-york-city.html>.
7. 該展覽已撤展，線上瀏覽，請參考官網：<https://activistnewyork.mcny.org/exhibition/gender-equality/gay-rights>（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8. 該書店創立於 1967 年，起初位在紐約美世街（Mercer Street），後來搬遷至同志聚集的格林威治村克里斯多弗街（Christopher Street, Greenwich Village）上，2009 年因線上書店的興起而歇業，請參考維基百科 Oscar Wild Bookshop 條目：https://en.wikipedia.org/wiki/Oscar_Wilde_Bookshop（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5 日）。
9. 1969 年 11 月 2 日，克雷格·羅德威爾和弗瑞德·沙間特（Fred Sargeant）、艾倫·布洛伊狄（Ellen Broidy）、琳達·羅德斯（Linda Rhodes），共同提出了在紐約市舉辦第一場同志遊行的計畫。請參考 The Village Voice 網站：<https://www.villagevoice.com/2010/06/22/1970-a-first-person-account-of-the-first-gay-pride-march/>（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6 日）。
10. 維多於 1990 年死於 AIDS 相關併發症，請參考維基百科 Vito Russo 條目：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to_Russo（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5 日）。
11. 原文為“AIDS is really a test of us, as a people. Someday, the AIDS crisis will be over. Remember that. And when that day comes -- when that day has come and gone, there'll be people alive on this earth -- gay people and straight people, men and women, black and white, who will hear the story that once there was a terrible disease in this country an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 a brave group of people stood up and fought and, in some cases, gave their lives, so that other people might live and be free.”發言稿全文，請參考：<https://actupny.org/documents/whnfight.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5 日）。
12. 該展覽網請參考註 4，同時提供線上瀏覽，為本節參考依據，網址：<https://www.nyhistory.org/exhibitions/aids-new-york-first-five-years-0>（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6 日）。
13. LGBTQ 是女同志（Lesbian）、男同志（Gay）、雙性戀（Bisexual）、跨性別（Transgender）與酷兒（Queer）的縮寫，請參考維基百科 LGBTQ 條目：<https://zh.wikipedia.org/wiki/LGBT>（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7 日）。
14. 該展覽已撤展，線上瀏覽，請參考官網：<https://www.nyhistory.org/exhibitions/children-aids-spirit-and-memory-photographs-claire-yaffa>（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6 日）。
15. 更多 AIDS 兒童展影像，請參考：http://www.claireyaffa.com/dev-ee/index.php/children_with_aids/、<https://www.leica-camera.blog/2013/06/13/claire-yaffa-children-with-aids-chapter-16/>（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7 日）。
16. 艾希頓女士策展歷程，請參考：Edward Rothstein, "Exhibition Review: Five Plague Years," (展示評論——瘟疫流行的五年)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2013, accessed March 27,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13/06/07/arts/design/aids-in-new-york-at-new-york-historical-society.html>.
17. 有關「亞洲探險記」年度特展，請參考：余瓊瑾主編，《亞洲探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王靜靈，〈黃金時代的東西交流——「亞洲探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特展〉，《故宮文物月刊》，331 期（2019.2），頁 40-49；劉宇珍，〈與他方相遇——「亞洲探險記」展出書畫作品選介〉，《故宮文物月刊》，332 期（2019.3），頁 4-17；「話畫」專題特展，請參考：邱士華，〈「話畫——說明卡片探索記」策展經驗〉，《故宮文物月刊》，445 期（2020.4），頁 4-18。
18. Radical 也有人另譯為「激進」，考量該字字根為 root（帶有根的意思），而基有根本之意，「基進」意謂「根本改造」，為本文採用「基進」為中譯的理由，並請參考：顧燕翎（2019）〈激進女性主義——不再基進〉（Abou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radical feminism）一文，<http://feminist-original.blogspot.com/2019/03/about-chinese-translation-of-radical.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6 日）。
19. H. A. Giroux, *Border Crossings: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2).
20.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Centres for Social Change: Museums, Galleries and Archives for All* (London: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2000). 全文下載，請參考：https://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00113222743/http://www.cep.culture.gov.uk/images/publications/centers_social_change.pdf（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7 日）。